



秋 田

中共早期领袖的悲情人生

庐弓著

之 死

作家出版社

责任编辑：贺平 王征

封面设计：世豪博文

在他（瞿秋白）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学中保存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毛泽东

ISBN 978-7-5063-4215-5



9 787506 342155 >

ISBN 978-7-5063-4215-5

定价：20.00元

秋白之死

庐弓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秋白之死 / 庐弓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5063-4215-5

I. 秋… II. 庐…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0116 号

秋白之死

作者: 庐 弓

责任编辑: 贺 平 王 征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印 刷: 北京召心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00 千

印 张: 6

印 数: 0001-3000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4215-5

定 价: 2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秋白之死》

王 玫

福建长汀为古之汀州府所在地，那里山清水美，人杰地灵，乃客家人群居之处。汀江水滋养着汀州人民的生命，古老的文化也在这里自足生长，箕裘相传。那是一片孕育着诗情的热土。可是谁曾想到，七十多年前，一个外乡人蓦然到来，在此划上生命的句号。这是一位热爱文学、具有浓厚书卷气的伟人，他曾经是新兴政权的最初领导者之一，政治机缘又使之成为名噪一时的革命家，但是我却宁可赞同他自己所说“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当然“平凡”只是其自谦。

此人即是庐弓这本书中的主角——瞿秋白。

我最早知道瞿秋白这个名字，是在中学阶段。那时正当文革期间，印象中有人说他是“烈士”，也有人说他是“叛徒”。但是无论何者，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都离得很远，因为“烈士”或“叛徒”都关乎政治，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以我当时的年龄和经历，没有足够能力对政治做出评判，何况对于中共历史我一无所知。不过我记住了瞿秋白。也许因为“秋白”这两个字我觉得很美，素净、雅致，还有一点凄清。再看秋白的照片：饱满的前额，挺直的鼻梁，方正的嘴角，在圆形眼镜后面之聪睿、文静，也难免有些忧郁的眼神，及其眉宇间透露出的书卷气质，都让我没有理由不为之所吸引。在那个脸谱化的时代，秋白的斯文面相，确实看不出革命领袖的威风，也无咄咄逼人的英雄气概，但他显然是一位典型的书生。

庐弓是长汀人，也是一位文人。也许因此，他接受了殒命于长汀、且同样是文人的瞿秋白，为秋白写了一些文字，准备结集出版，并嘱我序其新作。于是近一段时间以来，我每日夜半休息之前，翻看有关瞿秋白的各种文献论著。更深夜静，思绪逡巡在秋白的心灵告白之中，那段原本陌生的历史也渐渐清晰起来，一次次被震撼，一次次无法入眠。但见复活的瞿秋白，从暗夜走来，仿佛还听得到他的咳嗽，看得到他惨白的病容。可是他又是如此精力充沛、才气纵横。所有的人间故事都在隆重上演，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全都浓缩在三十五年时光里，像光风霁月一样，让你惊愕不已。诚然，真正令我惊叹的，还不是秋白年少有为，或顶在其头上的早期中共高官的头衔，甚至也不是其风流倜傥、才华横溢。我总以为前者需要时运造就，后者乃是天赋，这些时命轮到谁的头上，或许都无法抗拒。及至读《多余的话》，我终于看到一个独一无二的、真正的瞿秋白。

当然，至今瞿秋白似乎仍是以政治家的姿态站立在中共党史之中，他最后也是以革命者的身份在长汀就义。在他仅有三十五年的一生中，他积极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曾任中共高官，又曾被同僚打击排挤，还遭到国民党通缉追捕，经常居无定所。他却时时拖着病弱的身躯，为政治事业而奔走。然而，他也伤春悲秋，也逃不过丘比特的神箭，他甚至在第一位妻子病亡后四个月，即与另一位女性缔结连理，从此相爱一生。他还有旧式文人的诸多兴趣：写诗填词、能书作画，还会篆刻。他在三十五年屈指可数的年光中，写下500多万的文字。直至最后，他回顾平生，写了一篇《多余的话》。正是这一篇自白，模糊了政治家与文人的边界，纠缠着现实与历史的困惑，那是人性深处的无奈表白，抑是不可抗拒的命运嘲弄？这一篇并不“多余的话”，却给教条主义者留下诸多难题，也在考验当权者的眼力和胸襟。如同瞿秋白不明白自己应该扮演革命者，还是“平凡的文人”一样，后代的评论家或极左分子，为“烈士”和“叛徒”两个截然相反的标签颇费踌躇。

还是一个深夜，跟随秋白到长汀，几番周折之后，枪声响了。

故事的结尾虽不免有点冷清但不无壮烈。一切原本可以像世人期待的那样单纯，就像人所共见的秋白之单薄的身躯，也似多数人三十五年的人生，如果没有《多余的话》。然而，正是这篇发自灵魂深处的自白，让人感受到秋白生命的重量，其一生的作为似乎都有了答案。

虽然秋白不满自己是一个“文人”，而且认为“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他还预言”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知识分子了“《多余的话》”。可是他自己骨子里是一个真正的文人，不仅有文人的气质，有文人的教养，还有文人的气节。其心性、作为无不根本于其文人的本质。“文人”的身份认定不应该成为秋白的遗憾，遗憾的是他所赶上的年代及所从事的工作，并不适宜于受诗书传统浸染甚深的文人。秋白的出生地为文化底蕴深厚的江苏常州，其家族又是常州武进赫赫有名的官宦世家，只不过到他父辈已经家道中落。自幼诗书翰墨的熏陶，滋养其多思善感的心性，加之秉自于天的文学艺术才能，他原本应该在文学艺术研究领域施展一番，当个作家、翻译家或大学教授，谁知他生逢新旧交替之世道，阴差阳错进入政治，直至为之献身。这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其次，秋白的出身及其“绅士意识”与其所服务的政党之意识形态未必合拍，如其所言，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与其“绅士意识”或曰士大夫意识，还有“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这也是“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的症结所在，以至无产阶级意识在其内心“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终究是“枉抛心力作英雄”。秋白无疑是坦白的。而且，他还有旧式文人的清高耿介，所以他敢于一死，哪怕不是为某种政治信念而死，哪怕在此之前他已经被边缘化，但是作为一位有品格的文人，他能够坚守自己的人格节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显示了一个正直文人的气节。他是有担当的人。

庐弓以其长汀人的优势，可能掌握许多关于秋白之死的具

、体材料,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从小就生活在秋白罹难之地,可以想见秋白的人格风范或英雄气概,对于庐弓的影响,所以庐弓用《秋白之死》作为他文集的名称。在《秋白之死》(小说)中,庐弓详细描写了秋白入狱之后的种种经历,刻划了瞿秋白、宋希濂等人的心理活动,力图展示秋白生命历程中最后一百余天的具体情景。在这篇看起来不完全是纪实性的作品中,作者倾注了他对秋白的理解、同情,以及钦佩等所有感情。秋白死后强加于其身上的不实之词,在庐弓的笔下,不攻自破。无论功过是非如何,秋白敢于迎向死,这就是最好的说明,“叛徒”岂有这样的勇气!秋白壮烈牺牲了,他不只是一位“烈士”,他还不愧是一个英雄。

庐弓大概也在思忖着《多余的话》究竟对于秋白意味着什么,何以极左分子对《多余的话》极为反感,甚至不惜掘墓毁骨,污辱秋白。在《英雄觅渡》这个构思奇特的剧本中,庐弓力图从各个心理层面解读秋白的内心世界,以秋白与“幽灵”、与瞿母、杨之华等人的对白,挖掘《多余的话》中所蕴含的秋白的情感活动。在庐弓的《代跋》中更能看出作者对秋白的深刻理解,他甚至指出:“阅读这样一个人,无疑最需要的是真诚,还有勇敢和开放的态度。我们现在对他的缅怀和纪念,更大的意义不在于树碑立传或者说几句永垂不朽的话,而更重要的在于自省及对良知和正义的呼唤。”诚哉此言。

其实,秋白虽是一位政治人物,但如其所言,他不是“政治动物,”他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更重要的是他还有判断力和个人信念。实际上他一直在为某种超乎政治的道义活着,他有传统文人的道德标准和独立人格,正如他自己所说“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至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他之能走上政治道路,当然不仅是一个“历史的误会”,而是应深藏其内心深处的人文情怀之感召。如其所称,他之所以被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所吸引,乃是“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而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是消灭一切阶级的自由社会,在传统文人的心目中这也是远离尘嚣的“桃花源”。只不过

在通往理想社会的路上，必须经历艰辛的跋涉，甚至需要有人做出牺牲。秋白以其实际行动，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使我们越来越接近理想的未来。

《多余的话》并不多余，它让我们看到一位真实的瞿秋白，让我们更加钦佩秋白的坦诚、勇敢，这不仅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所应有的品质，也是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所须具备的人格精神。由此我们看到早期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而作为一个新兴或成熟的政党，也应该有秋白那样的勇气，承认自身也在不断经历成长的过程。

秋白的生命终结于长汀，庐弓的生命则于长汀开始。在这片总有人将生命与文学托付其中的土地，一直是我梦想到达的地方。这次受庐弓之托，让我有机会进一步认识瞿秋白，想象秋白于长汀遇难的情形，跟随庐弓思路，“一次次地来到秋白就义地”。尽管我至今尚未踏上长汀那片土地，但是那里的山川人情于我似乎并不陌生。十三年前我第一次造访闽西，结识庐弓，这位长汀出生的青年，秀外慧中，话不多，面白如书生，时不时露出些许羞怯。多年后再见庐弓，他已开始步入中年，似乎显得更加沉稳持重，寡言少语。当我得知他近年正沉浸在对瞿秋白生平事迹的研究和创作之中，不知为何，我没来由地联想到秋白，或许因为庐弓也是一位书卷气浓厚的文人，汀州自古也是一个文化集散地。从小喝着汀江水长大的庐弓，屡屡面对秋白绝命之处，听闻关于秋白的传说，自然最能理解秋白的心灵，也应该明了政治是短暂的，来自灵魂深处的表白将有更长久的生命力——秋白因此必将不朽！

2008年11月30日于厦门大学凌峰楼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 Contents

序 / 1

小说:秋白之死 / 1

话剧:英雄觅渡 / 32

戏曲:秋白之死 / 69

纪实:红军长征后瞿秋白的主要活动纪实 / 106

附录:瞿秋白狱中文稿

多余的话 / 128

何必说? ——代序 / 128

“历史的误会” / 129

脆弱的二元人物 / 134

我和马克思主义 / 138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 142

“文人” / 147

告别 / 153

“供词” / 157

记忆中的日期 / 160

诗词七首 / 162

致郭沫若的信 / 166

狱中自述 / 168

未成稿目录 / 171

瞿秋白烈士纪念碑碑文 / 172

代跋：秋白、秋白 / 174

秋白之死

当那个熟悉的身影在门外闪现，秋白就明白自己的终结了。那是一个身材矮胖的中年人，圆圆的脸庞挂着惶恐的一抹笑。一时，秋白脑中一片空白，竟忘记了这张脸的姓名。这个人从门外走进来，一直走到他的身旁。天地顿时无比寂静。这寂静让秋白在心底感到可笑。忍不住地，他朝这张脸露出一个恬然的微笑。不料，秋白的笑竟使这张本来还算正常的脸忽然变形，惊惶如一个怪兽。过去，秋白从来没有发现人的脸还有如此一种状态，不由对他怜悯起来，轻叹了口气。在审判长对他的询问里，秋白终于记起了这个工农民主政府教育文化委员会的勤杂人员。

他指认了秋白。

秋白清楚这次可真在劫难逃了。他想起被捕以来的经历，感觉自己写了一篇精彩的小说。……林琪祥，这是他被捕以后的化名。这名字哪个笔划不充满吉祥啊。可现在这个林琪祥即将随风而逝了。他为这个名字的消逝心生怜惜。他珍爱这个名字，甚至想，若有来生，一定用这个名字行医从教为文。可来生，找得回这个林琪祥吗？……一个三十六岁的江苏人，肄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之后到上海经营旧书店和古董生意。又入医学校学医半年，一九三二年因病游历漳州，适因红军打进漳州，将其俘获并送往瑞金，这样他先后在红军总卫生部当过医生、医助、文书和



文化教员。红军主力转移后，他被留在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医务所做医助。一九三五年一月携款离开瑞金，但走到长汀露潭又被苏区地方武装发现，当夜，由保卫局看押，准备天明再走，不意被国民党军队发现俘虏……。这是一个叫林琪祥的人的经历。秋白的一篇精彩之作。但这篇作品在今天当划上句号了。秋白喜欢这篇特殊的作品，心下不由暗生一丝得意。他想到两个月来的种种磨难，感觉没有理由不感谢这个林琪祥。是他使秋白在这段时间里一次次化险为夷。他伸出手，恍惚间要和林琪祥作最后的告别，可林琪祥溜到哪儿去了呢？这个林琪祥！秋白一阵剧烈的咳嗽，抚摸着胸口，对着军事法庭上所有的人讪笑起来，笑得那么坦然，叫在场的所有人都莫名其妙，匪夷所思。



秋白说：既然这样，也就不用冒混了。我就是瞿秋白。十多天来，我的什么林琪祥、上海人之类的笔述和口供，就算是作了一篇小说吧！

次日，即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以大字标题刊载出秋白被捕消息：匪首瞿秋白就逮！

秋白没有看到这张报纸。他本来可以看到的，关押秋白的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给了他不少特权。在身份暴露后，宋希濂就特别敦促上下官佐大小军士善待秋白，对秋白都以“瞿先生”相称。并亲自关照改善秋白的生活条件。囚室安排在汀州试院与自己同一座大院里。宋希濂在一端，秋白在另一端，邻近四周居住着卫兵。囚室外，还有一个与小屋相当面积的天井，秋白每日可在这小小天地中散步。实话说，秋白很知足了。他没有想到宋希濂会给他如此优越的生活待遇。考虑到他身体不好患有肺结核，

宋希濂还给他特派了专门的医生。给他找来了多卷纸页微黄的唐诗宋词集。伙食也与宋希濂师部工作人员等同，偶尔还可加几两小酒。秋白在生活上再没什么要求了，也不想有什么要求。他明白这样的待遇，一定寄托着宋希濂别种目的。那目的十分明确与直白，但宋希濂又故意将它搅得隐约不清。秋白也便不卑不亢，处之泰然，心境难有的好。在天井散步时，竟然有了听高墙外小鸟唱歌的闲情。

宋希濂没有剥夺秋白看报的权力。刊登秋白被捕消息的报纸是被宋希濂收起来了。他对报纸标题上醒目的“逮”字有种莫名的不快。这种感觉一晃而过，道不清来由。此外，他也不想由这消息惹出什么麻烦。这样，登载秋白被捕消息的几份报纸自然就没有出现在秋白能够前往翻阅的“新生活”俱乐部报夹上。秋白想像过自己被确认身份后，国民党报纸大肆炒作的情景，似乎还看到蒋介石洋洋自得的长篇演说。秋白懂得自己对国民党宣传的重要性，可他终究要使他们失望。



……鲁迅在当天早晨看到报上巨大篇幅登载的秋白被捕消息，立时呆了，拿着报纸，双手不住地颤抖，久久地，他一言不发，颓坐在椅子上，头也抬不起来了。虽然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但他没有想到事情竟然来得如此之快，快得他竟无力实施营救计划。他清瘦的脸上阴郁的气色愈发浓重。他脑中闪现过和秋白第一次会面的情景，恍如昨日。记得那是一九三二年，是春末还是夏初，具体日期，他着实回忆不起来了，但他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气候宜人，人们游兴正浓的季节。冯雪峰介绍，说有一位为革命过着地下生活的人，想乘此大好时光，出来散游一下，见见太

阳。但是苦于没有适当的地方。问起来，才知道这人是秋白。鲁迅自然无比高兴，此前他们已经传递过多次条子，互相都将对方引为老朋友了。

见面的那一天，天气特别和熙。阳光斜照到东窗上的大清早，冯雪峰便陪同秋白夫妇莅临了鲁迅的住处。鲁迅住在北四川路底电车终点站附近的一座公寓里，不远处就是虹口公园。公寓三楼，四周住着不少外国人，环境相对幽寂。

那天，秋白剃着一个光头，所以面孔显得特别圆，举止沉着稳重，乍一见面，鲁迅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形象，无疑是一位百炼成钢的勇士，举手投足间透出的全是一种深思熟虑和炉火纯青的气质。过去，在鲁迅的想象中，秋白该是一个留着长发，英气勃勃的清瘦书生。而眼前的他，不能不令鲁迅大吃一惊。见面后，他们如久别重逢的骨肉亲人，不拘礼节，畅怀而谈。从日常生活，战争带来的不安定，彼此的遭遇，到文学战线上的情况，一个接一个，互相都滔滔不绝。旁边，刚学会走路不久的海婴，稚态可掬，更给满室增添了无穷乐趣。秋白虽然身体欠佳，中午，止不住兴奋，还是破例小饮了些酒。鲁迅清楚记得，直到夜幕催人，他们似乎还有无数说不完的话要倾心交谈。

之华托人从鲁迅那里取回福建寄来的信，信里写：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通消息，不知你的身体怎样……看到信，之华的眼泪刷一下流下来，她明白秋白这次可真的被捕了。去年一个雪夜，她去看生病的鲁迅，鲁迅问她：听说秋白在苏区病死了？让她大吃一惊。后来了解才知是一场虚惊。现在秋白被捕的消息是确实了，

但怎样才能搭救他，怎样才能多知道他的情况，再和他见面？之华一整夜没有睡着觉。之后，她一面工作，一面想尽办法找铺保。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位牧师，说有一个开旅馆的朋友，答应为秋白作保。

这时，周建人又拿了秋白寄给他的一封信给之华，信中写他在上杭被捕，狱中衣被单薄，夜间很冷，食物又少，受冻受饿，管监狱的告诉他，如有殷实铺保或有力的团体可以保释。看了这封信，之华赶紧给他做了两条裤子，鲁迅又送来五十元给秋白，之华把钱连同铺保一起从邮局寄了出去。

可第二天，报上以巨大篇幅登载了秋白被捕的消息。之华一看报，知道秋白绝不能活了，一时大恸。



秋白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会在一个叫小迳的地方出事。这是长汀濯田一个偏僻的村庄，掩隐在莽莽群山之中。这里，远离国民党正规主力。可谁料想得到，竟然就在这个地方出事了。

秋白再次回忆起这个叫小迳的地方的山川走势，恍惚间有掉进了三国里名称“落凤坡”的感觉，浑身透过一股凉风，飕遒有声……

他想到了护送队伍里的保卫队长丁头牌。这是一个全身横肉的粗蛮汉子。乍一相见，同行的邓子恢和周月林对他都没有好印象。到达福建省委所在地的小金村，对他刚作完简要的介绍，他便在大家面前漫天乱扯。他凑近张亮，不无炫耀地说自己曾经一梭子擦倒了五个。他拍着宽阔的胸膛，还说有他在，谁也别想动大家一根毫毛。

他的话，听得张亮不断扑闪着大眼睛，抚摸着山峦般

隆起的肚子，无限安慰。惟周月林对他的话，不冷不淡，只静静地听着，好像在听一个遥远的传奇，也不迎合，就当过耳叮当之响。丁头牌几次拿话和她接触，不想每次都碰得满头是灰。邓子恢将一切看在眼里，不禁暗暗摇头，私下就提醒何叔衡与秋白：此人徒有其表，华而不实，或许坏事！

秋白也有和邓子恢相同的感受，但他转念又想，丁头牌是组织挑选出来的人选，纵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应该是可靠的。战斗在一线的同志，头颅每天在裤腰上挂着，哪能没有一些缺点？能够苦中找乐，即便说些大话，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秋白这样一想，便没有将邓子恢的提醒当作一回事。



他们在这里稍作休整，又起程了。秋白凝重地望着雨中三十几位头戴竹笠身着蓑衣荷枪实弹的棒小伙子，暗暗地一抱拳，坚决地迈开了大步。但他没有走出三步之遥，病弱之躯一阵晃悠，止不住的又一阵剧烈咳嗽。

二天之后，他们来到了四都汤屋。大山环抱中的这个小村落，当时是福建军区所在地。很高兴地，秋白遇到了福建省委书记、军区政委万永诚。万永诚热情地招呼秋白一行留宿两日。可这二宿，谁也没有想到，却为日后秋白的遭难埋下了灾祸。因为，一个月后，万永诚在四都归龙山突围战斗中不幸牺牲，他的妻子徐氏被捕。她最终没有熬住酷刑，供出了此行人员里有个秋白。这样，秋白被捕后经过一番仔细的确认和盘查，在囚徒中便再也无法继续以林祺祥作主人公的“小说”了。

秋白一行化装成被红军俘虏的商人和眷属离开了汤屋。万永诚从军区冲锋连又挑选出几十人，和原有的保卫